

ISBN 7-80639-377-3



9 787806 393772 >



ISBN 7-80639-377-3/G·73

全套定价: 198.00 元

PDG

文学走进新世纪

——《北大荒作家文库》序言

韩乃寅

这几年来北大荒文联连续出版了几套文学丛书。继 1998 年《北大荒文丛》问世后，今年在跨进新世纪之际，又编辑出版《北大荒作家文库》。这套丛书的作者，有坚持在北大荒辛勤笔耕 40 余载的老作家；有生活在基层长期从事业余文学创作的中年作者；还有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中涌现出来的青年文学爱好者。这套丛书体现了北大荒老中青三代文学创作的成果，因此，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北大荒作家文库》，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等门类。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位反映了北大荒这块土地在漫长的岁月里的开发、孕育、成长和变化；反映了广大垦荒者怀着满腔热情艰辛的开拓和无私的奉献。

丛书的作者大部分生活在基层，他们是啜饮着黑龙江、乌苏里江的水成长起来的，他们和黑土地相依相伴数十年，有着浓浓的乡情。读了他们的作品就是读了一代垦荒者心灵和命运；就是读着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力量。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丛书中的某些作品，是以作者独立的、独有的见解，不回避苦难，不掩饰矛盾，突破旧的思维定势，因而使人感到眼目一新。

北大荒文艺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文学创作高潮。两次高潮中曾涌现出一批比较优秀的文学作品。有的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过积极的影响。1997年，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又提出在改革开放时期，实现酝酿第三次文艺创作高潮，这套丛书的出版，就是老中青三代文学工作者实现第三次文艺创作高潮的具体行动，是北大荒文学走进新世纪的脚步。可以这样说：“我们正在实施一个文学创作的系列工程。”

唐代诗人韩愈曾有诗曰：“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在千禧之年的北大荒文艺创作形势，正是可以用“百般红紫斗芳菲”这句诗来概括。

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作家、文学工作者，满怀激情地走上新世纪的北大荒文坛。

目 录

-
- 1 母亲的情感
 - 4 嚼着母亲的格言成长
 - 9 小外孙趣事二则
 - 13 鞭炮声声
 - 15 绿色的伊甸园
 - 18 游三峡
 - 23 走进美丽的西双版纳
 - 30 阳春三月走九三
 - 33 稻花香里说丰年
 - 36 多棱的童年

- 46 一段往事的回忆
- 49 从苦斗中走过来
- 56 难忘社教岁月
- 62 夜读北大荒
- 66 中校·纪检干部
- 72 五国城遐思
- 76 凭吊海瑞墓
- 80 人生最大的不幸是嫉妒
- 82 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 86 人最不可没有的是良心
- 90 人间万苦人最苦
- 93 有功夫读书是福
- 96 让鲜花装点生活
- 101 夫人的拿手之作
- 104 沐浴佛光
- 107 桑干河畔的应县木塔
- 109 佛教圣地五台山
- 112 走进乔家大院
- 115 大槐树下是我家
- 119 万荣笑话
- 122 道不尽的平遥古城
- 125 感受黄河壶口瀑布
- 127 在“老孙家”吃羊肉泡馍
- 130 走近大雁塔
- 132 后记

母亲的情感

孩提时代，听老师讲革命烈士赵云霞悲壮的故事，头脑中竟然萌生出一个模糊、奇怪的念头：我有这样一位母亲该多么荣光？岂知母亲是不能选择的。

我的母亲祖籍山东。她胖胖的身躯全压在两只“三寸金莲”上。走起路来慢慢悠悠，想快而不能快起来。母亲年近古稀，身板却比同龄人硬朗，这大概是穷苦生活磨难的奖赏！母亲8岁时在山东济南府吃过“老韩（伪山东政府主席）放粮”，13岁跟外祖父母逃荒要饭。小腿上留有狗咬的伤疤。母亲时常向我和弟弟妹妹讲述这些，老人家打心眼里觉得晚年的幸福是多么难得。“馒头+电视”的生活，简直使母亲心满意足、乐不可支。

年轻时似乎不觉得母亲多么伟大，多么使我敬重。因为在我看来天下所有的母亲都在为着儿女们辛勤劳作着。我深深地记得当时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吃粗饭穿破衣，为着儿女不受屈。”耳濡目染，母亲所体现的中国妇女所特有的传统情感深深地影响着我。1962年，我辍学在农场的生产队当了一名当时看来非常光荣的拖拉机手，年年受到表彰奖励。记得1964年春在农场五好职工代表大会上奖励我一个日记本和一个带盖的瓷缸，母亲喜形于色。日记本我用作学习，缸子就给了母亲。母亲十分珍爱它，脏了就用草木灰蘸着水擦一擦，直擦到干干净净为止，几十年来那只缸子一直保存下来。虽然是只普通的瓷缸，却带给母亲极大的慰藉。

后来在鲜红的党旗下我庄严地举起了右手，21岁的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预备党员。八十年代初我接下了这个农场的党委副书记的工作，这时，我已意识到我已步入中年，母亲也一年年衰老，可她仍像过去一样忙忙碌碌，料理家务，照顾退休的父亲和两个没有成家的小弟小妹。母亲没有因为儿子是农场的“大官”而有丝毫异样的变化。20多年来无论我在机关干什么工作，她只是轻轻问一问，然后就当无事一样。记得我任科长时，赶上山东农村的小姨夫病逝了，小姨在家举目无亲，带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度日。本来，鲁西南在历史上就属于山东的贫困地区，小姨夫一死，小姨则是雪上加霜。后来她给母亲写信要来农场落户，于是母亲坐上生产队去分场的马车一次又一次地找有关领导和部门，哭诉小姨的不幸。大概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大概是因为母亲年迈，小姨和几个孩子总算来到了农场。直到一切都办妥，母亲才把这件事告诉我，我眼睛湿润了。我说：“我在总场给分场领导说句话，不就可以使您少跑点腿吗？”母亲认真地说：“我怕给你添麻烦，怕影响你。”

我当农场领导以后，弟弟妹妹仍在生产队种地，看到个别人利用家人或亲友的权力调出生产队，他们也为之动心。母亲察觉后就对他们说：“你们谁也不能背着我到总场给你哥哥添麻烦，你不种地，他不种地，谁种地？总得有人种地！”弟弟妹妹们不作声，心里却在嘀咕。兴办家庭农场以后，小弟年小不会独立经营，糊里糊涂进了一个大联组，当年挂帐4100多元。这事，母亲没让小弟告诉我。过了一年农场职工调整工资，当时规定，有挂帐的不给调，母亲只好把平时省吃俭用一点点积攒起来的3000元替小弟还了挂帐。那天，母亲着实有点心疼了，流下了两行滚烫的老泪，拿钱的手抖动着，父亲坐在小板凳上低头不语，叭嗒叭嗒地抽着旱烟。即便是这样，母亲依旧没有让弟弟妹妹找我。至今小弟小妹仍在生产队包地，他们虽有想法，但有母亲的“指令”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1991

年元旦前夕,72岁的父亲不幸患了出血热住进了医院。我早已不在父母所在的农场工作。弟弟妹妹们商量要给我打电话,母亲还是那句话:“你哥哥工作忙,别给他添麻烦,不到要紧时别告诉他。”直到父亲出院多日我才得知此事。春节,我回去看望父亲,望着父亲饱经沧桑和疾病折磨而瘦弱的面容,浮肿的脚,一股深深的内疚在我心中升腾,我想说什么而没有说出来。

母亲目不识丁,连“郑张氏”这三个字都认不下来,更讲不出什么深刻的道理,然而她的品德却一直鞭策着我,鼓励我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记得去年《农垦报》上登载了我关心贫困户,亲自买好猪崽送到贫困户伍兴权家的报道,母亲听说后说:“这样做好,儿子没有忘记老百姓,没有忘本。”春节我回到母亲身边,乡亲们围坐在一起谈起此事,母亲还是那句淡淡的然而却饱含着满意的话。

母亲一年年老下去,正当她需要我关照时,我竟远离了她,然而我们母子的心却贴得更近。

《北大荒》1992年2期

嚼着母亲的格言成长

母亲已年逾古稀，依然住在农场三妹妹家，过着恬淡的生活。过了知天命之年的我，比以往更思念母亲，是母亲给了我生命，是母亲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更是母亲的格言培育了我。我嚼着母亲的格言跨过童年，走过青少年，直到今天的中年。母亲的格言说得实在太对了，“不养儿不知道父母恩”啊！

母亲幼年时家境贫寒，没有进过一天学堂，读过一天书，不识字解字，地地道道地围着锅台转了几乎一辈子。但母亲能说出不少近似大白话、却寓意深刻、耐人寻味且饱含哲理、对做人做事都大有裨益的格言。这些格言像我人生路上一块块闪光的铺路石，铺平我前进、成长的道路。

母亲的格言深深地刻在我的脑际，我一口气就可以说出二十余条。什么“过日子要省囤尖，不要省囤底”，什么“别人没时给一口，胜过有时给一斗”，什么“不养儿不知道父母恩”，什么“行善走遍天下，作恶难出家门”，什么“爹娘活着给块糖，胜过死后哭一场”……母亲像一位“哲学大师”。

母亲的这些格言是从哪里来的？是民间口耳相传而得，是她老人家没有出嫁前，在外公外婆身边耳濡目染的结果，还是自己的感同身受和切肤之感的升华，我不得而知。我没有问过母亲，也不大好意思问及这些格言从何而来，唯恐引起母亲的不悦，带来对母亲的不恭敬之嫌。

儿时耳闻母亲的格言，根本就不大在意，这个耳朵听了，那个耳朵跑了，就更不解其意了，犹如一个刚刚会吃饭的孩子，饭进到口里没有慢慢咀嚼，囫囵吞枣一样，嚼不出那些格言其中的甘甜和滋味，也没有恪守母亲的格言，甚至违背母亲的格言，闹出让母亲伤心落泪的蠢事。

就拿“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格言来说吧，母亲因我年幼无知，时常说给我听，劝导我和同学在一块要好生念书，好生在一块玩，不要打架。我有时就把母亲的格言当成了耳旁风，和别的孩子打架。与比我大比我壮的孩子打架，挨打的自然是我，与虽比我矮小，力气没有我大，却有大哥呵护的孩子打架，因我是母亲的长子，没有大哥作保护神，吃亏的常常也是我，在外挨了打，回到家还要挨一番责怪。有时我打了同样是家中长子，年纪比我小，力气没我大的孩子，说实在的，孩子打架能打重到哪里？不，人家爹娘领着哭天抹泪，像是吃了多少皮肉之苦，受了多大委屈似地找上我家门来，母亲笑容可掬地连连向人家道歉，赔不是。把“告状”人送走以后，屁股上还免不了挨父亲的鞋底。待我擦干眼泪，停止了抽泣以后，母亲耐心地对我说：“你已经上学念书了，应该牢牢记住‘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时我似乎从母亲的格言中领悟到了一些朴素的道理，诱发了我对母亲格言的喜爱。

不过，那时我还没有涉世的经历，不明白世理，不明白如何做人，自然嚼不出母亲格言的真谛。现在，我真真地感受到，在我满身血管流淌的血液中的每个细胞，都有开初聆听母亲格言，咀嚼母亲格言时留下的印记。

我嚼着母亲的格言渐渐长大，嚼着母亲的格言结束了学业，探头探脑地走向社会这所大学校，开始了新的真正的人生旅途。

在夜深人静，人们都已进入梦乡的时候，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时候，我反复咀嚼母亲的格言，就像牛吃了草反刍，细细地，非常认真

地咀嚼那样，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品味做人的道理，做事的道德规范，立志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济困帮弱，富于同情心、侧隐之心、乐善好施的好人。

那是十年“动乱”时期，我在农场机关工作，母亲住在远离场部的生产队，刚刚二十出头的我，血气方刚，争强好胜。母亲对我放心不下，生怕我在“动乱”中作恶或有别的什么闪失，每隔一段时间就坐上生产队到场部加工厂拉面粉的马车，颠颠簸簸 30 里地到机关看我。每去一次都向我灌输她的格言“行善走遍天下，作恶难出家门”。我望着母亲期待的眼光，应允着母亲，并非常坦荡地对母亲说：“我没有做任何一点恶事。”中午，我从机关食堂买来饭菜“招待”母亲，母亲总是草草地吃几口就放下筷子，让我把饭菜吃光，菜汤也要加点开水溜下去。每一次这样的午饭，我都要细细地嚼着饭菜，总感到越嚼越香，因为饭菜中有千金难买的佐料——母亲的格言在里边，这或许是别人尝不到的。

记得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造反派”们闹派性，将对立面的一个头头抓来，进行非法审讯和毒打，母亲的格言在我耳际响起，在我腹中回荡，我冒着政治风险进行制止。15 年以后我调到另外一个农场工作，在走访职工家庭时，一位从不相识却待我十分热情的老妪眼睛老盯住我，一阵寒暄之后，老妪若有所思地说：“郑书记，我看你面善心慈，好行善积德，我看得出你救过两个人的命，一个大个的，一个小个的，你救这两个人的命可增加你 20 岁的寿命。”我将信将疑，未置可否。但我内心里深知正是母亲的格言，给我救人于危难之时的力量，导引着我前进的正确方向。至今我像虔诚的教徒一样，笃信母亲的格言，“与人为善”乃作人之根，安身立命之本。

母亲的“吃了不疼瞎（浪费）了疼”这句格言我嚼得次数最多、最经常、受益也最多，一日三餐总嚼着这句格言把应该吃掉的饭菜吃干净。一年春天，农场召开职代会，我因有事误了晚餐，代表们大

多离开了餐厅，我急急忙忙走进餐厅，看到还有几个代表围坐一起吃饭，我在他们旁边坐下来，好心的炊事员执意要给我重作两个菜，我婉言谢绝。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我不胜酒力，更不喜欢饮各种饮料，每次陪客我能喝半瓶啤酒就算是豪饮了。同桌的一位分场的副场长站起来给我拿了一瓶啤酒，我抬头看到旁边的桌上，有没喝光的半瓶啤酒，我顺手拿过来倒在酒杯里，和几位代表对饮起来。看到那位既不好意思又有点对我敬佩的副场长的目光，我和颜悦色地说：“这没什么，‘吃了不疼瞎了疼’啊！”居家过日子，有时饭菜做多了，一顿吃不完，因天气热到下顿再吃时就变馊了，不得不倒掉。这时内心深处总隐隐作疼，感到是对母亲格言的反叛。吃公家的饭也同样是“吃了不疼瞎了疼”，公家的饭菜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乃是职工辛勤劳作的汗水晶成的。

走向领导岗位以后，陪客人吃公饭的机会多了，每次陪客我总在背后叮嘱有关人员，菜不要做得过多，够吃就行了，“吃了不疼瞎了疼”。久而久之，接待部门的同志们也记住了这句格言，来了客人或接待上级领导，还没等我开口，负责接待的同志就调侃地说：“吃了不疼瞎了疼”，我舒心地一笑，拍拍他们肩头，连声说“谢谢！”

到总局机关以后，近五年的时间我到过垦区的88个农场，每到一场都一再劝说农场同志吃饭时要少做菜，够吃就行了，有几次因人家把菜做多了，我硬要别人或自己动手端下去两个菜，我念念有词地说：“把桌上的几盘菜吃完后，不够吃咱们再端上来。”农场的同志看我颇认真，笑着说：“事先安排好了，菜都做好了不吃咱们也得向招待所交钱。”我说：“钱当然要交，把我们撤下来的菜给招待所的同志们吃，也比我们吃不完浪费掉好，‘吃了不疼瞎了疼’。”有几次还弄得别人有些尴尬。事后我想这样做是不是有些不近人情，近似迂腐、无理，随行的同志也说我要看形势随大流。说句真心话，看到有些人大吃大喝，一桌菜吃一半剩一半，甚至剩的比一半

还多的做法，心口总觉得堵得慌，我无论如何不能苟同。

嚼着母亲的格言我步入中年。

大半人生旅途告诉我，母亲的格言是至理名言，我得益于母亲的格言太多。母亲的那句“牛大马大值钱，人架子大不值钱”的格言，对我的影响至深。八十年代初我进入农场领导班子以后，母亲的这句格言时常在我耳边回荡，如暮鼓晨钟。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没有辜负母亲这句格言的喂养，十几年来从不拿架子，不装腔作势、盛气凌人，对人总是恭谦礼让，尤其对待地位比我低的同志更是以礼相待，与普通群众的联系如水乳交融。所以，群众和下级愿意靠近我，他们说我当官不像官，从不摆架子，心里有许多话愿意给我说。因此，我比有些居于领导岗位的人，听到老百姓的真心话多。

1990年，我在农场工作期间，当时的《农垦报》报道了我帮助扶持贫困户的事迹。母亲的左邻右舍高高兴兴地把这件事告诉给母亲，母亲只是淡淡地说：“我儿子可怜穷人，‘别人没时给一口，胜过有时给一斗’是我常说给听的一句话，他没有忘记。”这是春节我回到母亲身边，母亲告诉我的。

我感恩母亲，母亲不仅把我从一个混沌的世界带到人间，而且用她满含人生哲理和人间真情，胜过乳汁、圣水的格言哺育我成长。不论命运把我抛向哪里，我总觉得母亲伴我同行，母亲的格言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时时鞭策我前进。母亲百年以后，有母亲的格言在，我都不会做出有悖于母亲格言的事情！

我向母亲保证。

《北大荒》1996年6期

小外孙趣事二则

一、小外孙的崇拜

小外孙最好玩，最叫人忍俊不止的是他年纪小小的，似乎就懂得崇拜，心目中就有一个自己崇拜的偶像——同院五岁的男童张金。傍晚，习习的海风吹来，几幢住宅楼的大人和孩子们大都走下楼来到院里纳凉，大人们唠着嗑，孩子跑来跑去，嬉戏、玩耍。

小外孙不和别的小朋友玩，老跟在张金的屁股后边转，天天如此，形影相随，成了张金的名符其实的“跟屁虫”。每天他走出楼门口，只要看到张金，就挣脱姥姥的手，大声喊着张金的名字，探着肩膀歪着脖子跑到张金面前，凑近张金的脸，讨好似地喊着：“张金、张金……”一副俯首称臣的样子。喊几声，张金不理他，他就冷冷地嘿嘿一笑，看着张金的脸色，又一次一次地喊着张金的名字。张金还不答应，他非常生气地抬起脚，嘴里发出“踢、踢”的声音，似乎他男子汉大丈夫的尊严第一次被人亵渎伤害。这时张金的妈妈在一旁为小外孙帮腔，批评张金为什么不理小弟弟，张金这才心不在焉地说：“涵好，哥哥跟你玩。”小外孙象得到了多么大的满足一样高兴起来，得意起来，颠颠小脚。

说来也怪，小外孙好象生来就有一股大男子主义气，不与小女孩玩。同楼的一个小女孩叫璐璐，非常喜欢王涵，可小外孙不买她

的账，每当璐璐走近他，他都用手推开璐璐，嘴里还念叨着“去，去。”就看上了比他大近四岁的张金，他喜欢张金，崇拜张金还会讨好张金。姥姥给他买的棒棒冰，他一手拿一个，用眼睛看着左手的一个，嘴里念叨着“张金，张金。”意思是将左手里的一个棒棒冰给张金。一天他拣到一个玻璃球，立马跑到张金跟前，“张金，给，张金，给”，将手里攥着的玻璃球放在张金的手心里。小张金说声：“涵，谢谢你，”小外孙得意忘形，眼中流露出一丝不掩饰的自豪。

老伴说：“也不知道为什么王涵那样崇拜张金，迷信张金，他看到张金干什么就跟着干什么，以往自己不情愿，不喜欢的事，只要张金在做，他会一反常态。”小外孙“护头”，每次理发都象挨宰一样，挣扎着，哭闹着。妈妈向他求情，好言相劝，不停地说：“涵听话”，“涵是妈妈的好孩子”，“理完发妈妈给你买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都不能奏效，头常常理得凸凹不平，发形也里出外拐。一次小外孙突然看到张金理发，摸摸自己的脑袋，嚷着要理发，等张金理完，他坐在椅子上不动，脑袋任凭理发师拨来拨去，他还歪着脖子看着张金笑。好象在为自己又一次成了张金的追随者、崇拜者而兴奋。

小外孙生性不爱喝牛奶，每当要他喝牛奶，他满脸不高兴，摆着手，摇着圆圆的小脑瓜，急烈烈地喊着：“不要，不要！”一天早饭，他看到张金喝牛奶，扯着姥姥的衣襟，“姥姥，喝奶。”姥姥给他热了半杯牛奶，他扬起脖一饮而尽，然后用舌头舔舔嘴，大有不尽兴之感。

小外孙小小年纪，还充当张金的“保镖”，有的小朋友与张金发生争吵，他还会帮张金一臂之力，在后边扯别的小朋友的衣服，试图把别人拉开，扯倒。别的小朋友让步了，走开了，他大有讨好的意，拉住张金的手一笑，紧紧尾随着张金，不离左右。

听了老伴的述说，我为小外孙的天真可爱而高兴，为小外孙的

崇拜思索。小外孙的崇拜是盲目的,可笑的,却是无私的。

《农垦日报》97.8.23

二、小外孙的乖觉

小外孙王涵三周岁,随他妈妈再次从秦皇岛来到我们家。

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告诉人们,三岁叫做捧人的年龄,说出的话总让爸爸妈妈和周围人为之高兴。小外孙乖巧的言语深刻而形象地印证了这一理论。

夏日的傍晚,我们几乎天天领小外孙到松花江沿江公园漫游。一天,我们信步从江沿回来。老伴说了一句:“王涵,咱们快点走,姥姥憋尿了。”王涵听了转过脸一本正经安慰姥姥说:“姥,别着急,很快就到家了,只等一分钟。”他伸出食指在姥姥面前抖动着,加快了脚步,两支小腿一前一后不停地倒腾着。老伴直夸外孙懂事。

小外孙的这次到来,给我们全家带来道不尽的乐趣。有一天刚吃过晚饭,因一件小事话不投机,我与老伴争吵了两句,她委屈地流下了眼泪。小外孙一脸不高兴。他走到我跟前,两个胳膊怀抱在胸前,用稚嫩的手指指着我:“小老头不好,明天上街不带你。”连着说了两遍,一副小大人的样子。我无言以对,心中感到好笑,老伴止住了眼泪,屋里的其他人都笑了,屋内的紧张空气顿时消失了。

退休在家的老伴天天带着外孙这里看看,那里逛逛,从动物园到博物馆,从地下商业街到松花江的码头。一天上午,在回家的路上,小外孙走累了,搂住姥姥的腿,要姥姥抱。老伴戏说:“姥姥也走累了。”王涵央求说:“姥,就抱一点点。”他伸出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比划着。姥姥抱起他,他紧紧搂住姥姥的脖子,生怕不够他那“一点点”。

小外孙喜欢玩气球,一次上街在一家小店里买了几个气球,回

到家姥姥给他吹时,发现有两个上面有小眼,刚吹起来,很快气跑光了,气球瘪了下来。事后每当路过那个小店小外孙都念叨:“这里卖的气球不好。”好象上了多大的当,受了多大的骗。

小外孙离开我们两个多月了,他出色的“表演”时常浮现在我们的面前,电话中我们时常交谈,我和老伴盼望小外孙明年这个时候再随妈妈来我们家,那时小外孙该四周岁了。